

20世纪80年代末，一纸借调令，我走进了一色毛白杨、华荫如盖的县委大院。

直南向西，走过月牙门，没几步，向南一拐，有两两相对的红砖瓦房，右边前排，就是我的办公室。

调我来，是搞组织史的，就是编一本建党的各组织人员接替及沿革的书，属临时机构，资料一无所有，需查档案，向当事人调查。查档，去档案馆查就是了，找当事人，因时间在苜蓿，时事更变，知情人几乎遍布大江南北。为获得资料，需南查北调，我们便北到天津，南到湖广，东至江浙。所到之处，被征集人员除向我们提供人员及组织更迭情况，还不厌其烦地讲述那渐行渐远的往事。

在洛阳，拜访了时任市人大常委主任的江勤堂，他是临西江庄人。问起临西当时党组织人员接替的情况，他一字一句，温文尔雅，边想边说。当说到建党旧事，他猛然站起，提高嗓门，气宇轩昂地说：“1939年6月，为有利抗日，原临清县以卫运河为界，一分为二，河东叫卫东，河西称临西，并在我家成立中共临西工委。同年10月，改任我为书记，工委也改称临清（即今临西）县委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安逸产生堕落，奢华滋生腐败。县委成立后，狠抓‘誓词’教育，重点解决人要入党，思想先入党的问题。自此，历经艰苦岁月的洗礼，有信仰有初心有梦想的英雄层出不穷！”听到这里，我对这位颤颤巍巍的老人，顿生景仰之情。

走访郝大娘，是一个难忘的记忆。她18岁嫁到临西胡官庄的一户穷人家，数年后，丈夫因贫病交加

●人在旅途

我的党史大课堂

梁振波

去世。此后，由她拉扯5口之家，在生死线上挣扎。1938年，刘邓大军走出太行山，来这里开辟冀南根据地。刘邓大军的举动，让她深深感受到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贫苦农民于水火。她抱着感恩之情，在村里第一个申请入党；第一个在1943年大灾荒时，带头搞生产自救，并获劳动女英雄称号；第一个带头送子参军参战，被誉为“子弟兵的母亲”。说着，她从一层层包裹里，拿出发黄了的“劳动女英雄”奖状让我们看。

“孤胆英雄”胡光，听说要去采访他，早已头戴八角帽，身着灰色戎装，一胸的军功章，立在院门口等候了。原来，他出生在田无一垄的穷苦家庭，1938年参军，次年16岁入党。为让更多人翻身得解放，他深入虎穴，亲手处决大汉奸冀慎修，只身冲进清城枪毙叛徒刘洪奎……说到这里，他竟唱起“一颗红星星头上戴，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……”的戏文。虽缺了韵律，却充满着听党话、跟党走的家国情怀。那场面，如今仍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。每年4月29日，我都要去四二九烈士陵园缅怀先烈，实地感受牺牲的将士的壮烈……每次采

访，都犹如上了一堂党史课，受了一次党史的沐浴和洗礼，聆听一节凤凰涅槃般脱胎换骨的教诲！

回想起这些，说它感天地、泣鬼神，只有不足，没有为过。数年的史料征集，我总觉得，应该给先烈们做点什么，不然，愧享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无论编纂组织史，还是后来合并到党史办写党史，闲暇之余，我总爱用饱蘸对革命先辈崇敬的浓情之笔，挥毫写文著书，曾写下纪实散文《灯》，讲述了临清早期党的创建的艰难历程；写过地方武装在敌占区开辟根据地的《红三角》等10余篇散文，均在报刊发表。除此，离岗那年，有些私企聘我去做“文秘”，党史办亦挽留写《中共临西历史》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此后，我还为“四二九合围”发生地的学校，编写了《播撒爱，我们的家》的乡土教材。为便于地方史的普及宣传，以故事性通俗化特点，将地方史改编为《从老区走来的临西》一书。在党史宣讲活动中，用他人的话说，这些书，成了“难得的好教材”。

或许是对党史的执著和偏爱，我在小县有了些许名气。值建党百年之际，主管部门邀请我参加党史专家宣讲团，年逾古稀的我，欣然



●百泉诗行
参加省党代会
有感
石玉春

退后八载又着装，
再进河北大会堂。
年逾七旬当代表，
组织厚爱永不忘。
参加大会受教育，
提神鼓劲增力量。
矢志不移跟党走，
醉美夕阳献余光。

崇水峪的南山

杜梨

太行山里有崇水峪，崇水峪有个南山，南山可真是个好地方啊！

南山不是名山，我当年在那里教书时，常远足南山。南山无香烟缭绕，无古刹钟声，自然也无烂纸饮料罐，没有蚂蚁般的游人，有的只是清静。

南山真美！南山脚下有一条小河，闪着银光的鲫鱼鱼儿无声地游动，一只老龟安然地在岩石上晒太阳，看见了，也懒得动弹。青蛙们似乎也个个是哑巴，鼓着大眼看着我，并无逃进水里的意思。紧过石桥慢过桥，我迎着卵石蹦蹦跳跳地过了小河，沿蜿蜒小路盘上南山顶，清风无声地抚摸着我的脸，白云悠悠，伸手就能扯下一片来。

秋季，远处的山村因山就势，高低错落，宛如无声电影，无鸡鸣狗吠，无汽车的轰鸣。红石砌墙的房顶，晒满金灿灿的玉米，红通通的酸枣和白亮亮的薯干儿。川道河边有几个女子在洗衣服，河滩上就漫散着花红柳绿的衣物。

南山如画。南山真正的好去处是南山洼，一洼的柿树，有台柿、绵柿和火柿。火柿个小、皮薄、汁甜，吸溜一个透心凉。现在，人们似乎都不再把柿子当回事了，熟透了的柿子很好吃，山雀啄食过的柿子味道特别甜。满坡开满撩拨人心的虞美人，不时有艳丽的山丹丹花电影明星似的搔首弄姿，巴掌大的山蝴蝶长着飘带悄然结伴飞翔。尽管属于它们的日子不多了，但它们依旧在展现着自己的美丽。翘尾巴的小松鼠灵巧地在岩缝间拣拾栗子以备冬粮。富丽堂皇的野山鸡兀自踱着方步在闲逛，黑中夹杂着绿色的尾巴，金黄

的腹部和红色的背部羽毛，在渲染着它们绚丽的色彩。花团锦簇的戴胜鸟正忙着教孩子练翅，以便飞回长江中下游。

南山的红色层次分明。首先是枫叶的深红，它的掌形叶结构那么漂亮，摘一片放进书里，再写上年月日，那就是一片漂亮的书签。卵形的红叶是黄栌树的，紫红卵形的树叶像画家的随意晕染。紫红的树叶为什么叫黄栌呢？你劈开一段黄栌，里面就会露出金黄，所以山里人叫黄栌为黄栌柴，因为它只配装点色彩。至于苹果树的红叶，呈现着它的半红半绿，似乎它的养分还没有用完，苹果就成熟了。

南山真静啊！游人听见沙沙的脚步声，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，老人说，那是自己的魂儿。生活在热闹都市的人们听得见自己魂儿的脚步声吗？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吗？

干净的沙地上有蚂蚁悄无声息地倒着走路，随地刨一个酒盅大的坑，静候猎物，有不小心的蚂蚁掉进坑底，它就突地跃起，咬住猎物拖进沙中。又细又长的草蛇无声地从沙地游过，沙地上就留下曲折的印痕。偶尔草间有蝈蝈的叫声，声音像敲锣打鼓，震得人耳鼓发痒。树上落下一片树叶，像是掉下一片瓦，声音十分夸张。

每当此时，我就会坐下轻轻翻开书页，读一段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，或欣赏一篇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，此二老亦爱清静独处，于是就有了沉甸甸的著述和深不见底的思想。如果在这南沟建一处漂亮的别墅，有电话和汽车，有鲜蔬和肉蛋，城里生活乡下住，那不更好吗？袁枚的随园可强多了。

●市井故事

邢奶奶的爬山虎

治辉

邢奶奶是一名退休医生，她家门前的爬山虎。

小胖是邢奶奶的小孙子，他非常喜欢这株爬山虎，和它一起长大。

爬山虎的主干非常粗壮，就像一根长长的擀面杖。

它从花池的泥土里伸出来，横跨过矮矮的石阶，匍匐到屋子外面的墙壁上。

它爬呀，爬呀，爬满了整个墙壁，还爬上了屋顶。

春风里，爬山虎悄悄钻出几个嫩芽，嫩芽渐渐变成小叶子。

等到夏天，绿莹莹的叶子越来越多，一片又一片，把整面墙壁都覆盖了，不露半点儿缝隙。

一阵阵秋风吹过，叶子慢慢变黄、枯萎、落下，墙壁上只剩下蜿蜒曲折的枝干。

冬天到了，爬山虎的叶子掉光了，看上去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点儿活力。

一转眼，春节来了，小胖想着，等到一过冬，爬山虎又要冒出绿叶来了。

这天，小胖的同学蛋蛋来找他玩，他们在门外的巷子里玩捉迷藏。

他们嬉笑、奔跑、打闹，玩得开心极了。

突然，咔嚓一声，蛋蛋奔跑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爬山虎的主干踩断了。蛋蛋顿时傻眼了，小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蛋蛋看着小胖伤心的样子，小声地安慰他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小胖扭头就跑，他哭着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邢奶奶。邢奶奶一惊，随即叹了一口气，但是她没有责怪蛋蛋，而是摇了摇头，然后默默地走开了。

这天晚上，小胖一直闷闷不乐。

大家都认为爬山虎没救了，慢慢忘记了这件事情，又忙起自己的生活。

只是蛋蛋再也没有来过。一天，两天……一个月，两个月……

冬天终于走了，草儿绿了，花儿开了，春天来了，爬山虎竟然慢慢地吐出小小的嫩芽来了。

转眼到了夏天，小嫩芽变成绿叶子，叶子越长越多，长得比从前还要茂盛。

瞧，爬山虎又活过来了！

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等到小胖发现爬山虎复活的时候，他既惊讶又欢喜，赶快跑去问邢奶奶。

邢奶奶笑着指指地上，原来在爬山虎主干断裂的地方，有一个泥巴做成的小小的土堆。邢奶奶用泥土堆把爬山虎重新连接在一起，就像人们骨折了打石膏一样。俗话说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，至于爬山虎能不能活过来，邢奶奶也拿不准。

看着满眼绿绿的叶子，小胖开心极了，邢奶奶也欣慰地笑了。

小胖和邢奶奶走路的时候都很小心，谁也不去碰地上那个小土堆。

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匆匆数年，总有人不经意间划过你的生活，留下痕迹。

家乡土地肥沃，偶有旱涝之年，也不愁吃。自记事起，虽不能整年吃细粮，但也可以填饱肚子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每到青黄不接，总有东八县的人过来乞讨。乞讨者三种人：一者，单人，破衣烂衫，身挎布包或背一口袋，手拿打狗棍，每到一家必喊：“大爷大婶，行行好吧！给点吃的吧！”一圈下来，略有收获，不多；二者，母子两人，一蓬头垢面女人，拉一破衣烂衫孩童，逢人便跪，村民大多生出怜悯之心，拿出窝头、小米相赠；三者，或杂耍，或魔术，或耍猴，或弹唱，卖艺乞讨。

这天，村里来了一个乞讨的清瘦男人，身背布包，手拿三根木棒，三十多岁，白净的面皮，身上的衣服补丁连着补丁。衣服虽破，但干净，面带羞涩，不轻易开口。遇到儿童便要玩起三根木棒来。大伙儿知道，这是杂耍乞讨的一种。只见清瘦男人两手各拿一根木棒，把第三根抛在空中，用左手的木棒一接，



百泉

刊头美术 李行
刊头题字 胡湛

农民老大哥

（歌词）
张兆仁

太阳对我说，月亮对我说，千万千万别忘了农民老大哥。背朝青天，面对着黄土，走过春夏和秋冬日复一日繁忙活。

青山对我说，绿水对我说，永远永远别忘了农民老大哥。身披着星星，头戴月亮，扛着风箱和雪雨年复一年勤劳作。

哦，农民老大哥，真是了不得，是你们养育着一个大中国！哦，农民老大哥，真是了不得，要是没你们我们就无法活！

便在右手的木棒上旋转了起来。三根木棒玩耍自如，或立或转或立或翻，上下翻飞，棒不离身，一会儿小鹏展翅，一会儿鹞子翻身，一会儿如蟒蛇前行，一会儿如车轮旋转，

●芸芸众生

那个清瘦的男人

高宏钊

看似危险重重，但绝不会坠地。孩子们不时叫好鼓掌，有人跑回家拿一两个窝头出来施舍。

其中有个男孩儿来得晚了，没看到全部的精彩，就要求再耍一次，清瘦男人小声说：“想看可以，能不能给个馒头？”男孩儿犹豫了一下，毕竟自己都已经吃不到馒头，但是经不起诱惑，还是偷偷跑回去拿个馒头出来。清瘦男人看着馒头咽了口唾沫，把木棒夹在腋下，接过馒头小心地揣在了怀里。

这时候，男孩儿的哥哥追了出来，上来就骂：“好你个耍耍的，

敢诱惑我弟弟偷馒头，看我打死你！”说着上去就是一拳。清瘦男人抱头躲闪，并不求饶。哥哥越骂越气，把男人掀翻在地，骑在身上边打边骂。吵骂声惊动了老人，小脚的奶奶拿着拐杖跑了出来，照着哥哥后背一拐杖打了过去，嘴里叫道：“小年纪，学不会在家门口仗势欺人了，还不滚回去！”哥哥赶紧起来站到了一旁。奶奶指着地上的清瘦男人说：“你这人也是，出门讨口吃的也是为了活命，怎么可以挑肥拣瘦？更不该利用小伎俩诱惑孩童回家拿馒头，起来走吧！”我们不为难落难之人。

清瘦男人满脸羞愧，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低头走到老人跟前，小声说：“奶奶教训的是，晚辈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说罢，跪下给奶奶磕了个响头，转身走了。

岁月如梭，饥荒的年代都成了回忆，就像一张张发黄照片，透过那些照片，生出许多感慨，那个年代，人们为了一个馒头而大打出手，现在想来，真是难以想象……

●四季随笔

雪落他乡

龙玉纯

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街边那或大或小的花园里，腊梅花每年都开得很旺也很香，可缺少了雪花的陪伴与衬托，硬是少了那份如诗如画的韵味。我们这里的人盼雪真是盼得情真意切，哪怕天空中只落下几片雪花，也能在万能的朋友圈中刮起迎雪风暴。也许是太过热情吓跑了雪花，每次寒潮降临时只会刮风下雨，很难见到雪花的影子，最终结果便成了雪落他乡，让人充满了遗憾与失落。

为雪相思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，没什么可笑的。我清楚记得到北京工作的第三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，可以说是鹅毛大雪，连绵绵密密麻麻整整下了一个礼拜。那些天我们机关大院里男女老少轮番清扫院里院外马路上的积雪，边扫雪还边打雪仗，大家都有一种别样的快乐。

也许真是气候变暖的原因，感觉现在冬天的气温越来越高了，不但天不会下雪，而且也不需要穿大棉袄。我记得小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的乡下冬天很冷，不但经常下雪，而且路上和水塘还结厚厚的冰，特别是房前屋后的檐子上，挂满了长短不一的冰柱子，在太阳光线的照射下，晶莹剔透、闪闪发光。小朋友嘴馋，有时忍不住爬上梯子掰下冰柱来当冰棍吃。那时也经常下大雪，记得有一年春节时，老爷爷给大家来了个大雪封门，我们家的大门还是我弟弟用了十多分钟推走雪后才打开的。大雪天并不影响小朋友的活动，家门口那平整的田野便成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和用木板滑雪的乐园。也许是因为过节放假的缘故，哪怕是衣服都玩湿了，父母也不会批评我们，只是反复提醒要小心、别摔跤。当气温低到水塘都结冰的时候，离我家不远的冰塘便成了我们的滑冰场，因为水塘比较深怕出事，我们每次去玩之前，邻居家的叔叔都要去

仔细检查一番，他说能玩了，我们的父母才会同意我们去。那时我们虽然没有滑冰鞋之类的冰雪运动装备，但我们会想方设法拿出家里能用来滑冰的东西，比如说把木履当作滑冰鞋，把木制工具箱当作滑冰车，等等。反正是花样百出，玩得亦不亦乐乎。

虽然父母每天都交代我们要注意安全，可真正玩到开心的时候，早就把大人的交代忘到脑后了。毕竟不是专门滑冰滑雪的场地，要真正做到安全可控非常难，我至今还记得心有余悸的两个场景。一个场景是我们在山坡上滑雪，从上往下滑，坡度陡速度快，非常过瘾，滑雪工具是木凳子，把四腿木凳子反过来，凳面作为滑面，人坐在四腿中间，本来大家滑得好好的，可有一次因为一个小石头，大家在半腰处撞到了一起，结果是人仰马翻头都撞破出了血，立即送到村卫生室包扎。第二个场景是邻居老弟掉进了大水塘。结冰的时候，为了确保鱼能呼吸，必须每天把水塘角上的冰敲碎进氧气，没想到滑冰时邻居老弟的速度太快，直接滑进了冰快碎的换气口，好在有水塘底有根平时用来赶鸭子的长竹竿，大家齐心协力用竹竿把他救了上来。

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有个专门的场地，来给我们小朋友滑冰滑雪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梦想终究会有成真的一天，前几年看到新闻报道，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，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游乐场，试营业中，欢迎市民带孩子去体验，这下好了，现在的孩子就不会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遗憾了。高兴之余又有新的想法，什么时候能去北京2022冬奥会场馆看看？国家投资那么大，场馆建设得那么大气、漂亮，我真想去感受一下在一流滑雪场滑雪的滋味。



烟雨莽苍苍

龟蛇锁大江

刘友石 刻